

青与蓝

张天民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青与蓝

短篇小说集

张天民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封面设计：章 桂 征

青 与 蓝

短篇小说集

張 天 民

*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浑江市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$5\frac{3}{8}$ 印张 115,000字

1979年12月第1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,666册

书号：10091·732 定价：0.48元

珍珠.....	(1)
养鹿人.....	(7)
路 考.....	(22)
蓝 痣.....	(42)
过 客.....	(61)
“院士”.....	(78)
打桩锤.....	(97)
地质锤.....	(121)
青与蓝.....	(145)

目 录

珍 珠

在碧波环绕的小岛上，在淳朴的渔民中间，流传着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：年三十夜，当正月初一的黎明到来之前，珍珠要拜年。她们成群结队，带着亮晶晶的闪光，飞来了，仿佛天河里的繁星在流动。这时，被渔家小姑娘珍藏 在扑粉盒里的珍珠，也从各家各户的窗子里飞了出来，在渔村上空与岛外的珍珠相会。她们团团簇簇，飞翔跳跃，互相追逐，互相问候，进行团拜。这时，渔岛上空就成了一个晶莹闪光的世界，照得天空如同白昼。

我没有象渔家小姑娘那样，在年三十夜里坐在门外的大石头上，等待奇迹出现。因为我毕竟年长几岁，知道那只是渔家老奶奶们幻想的果实，是她们心中的诗。然而，我在海岛生活的年月，也确实确实见到了亮晶晶的珍珠群，那就是渔家年轻的儿女们，他们的心地如同珍珠那样明净，那样透亮，那样晶莹。

隋燕，是他们中间的一个。

两年前的夏末，正当海岛上满山芙蓉树开花的时候。一天晚上，为了听听古老的渔歌，我去找公社 业余 剧团的导演——一位多才多艺的渔民。正赶上他们在连夜排练节目。因

为远海的渔民就要满载归来，海带也得到大丰收，公社准备开庆功会。

走到俱乐部的舞台前，我掀开幕布进去，一条竹骨架纸糊的大巴鱼正在台上摇头摆尾地“游”着。拉胡琴的导演告诉我他在排“巴鱼舞”，他们自己编的节目，并叮嘱我说：“没练好，你可别笑话，别乐。”

我坐在他身边，遵嘱，不乐。

可是，大巴鱼的头突然冲到我们跟前，张开大嘴说：“三叔！你后悔不？”我一下呆着了。一会儿，我才闹明白是钻在巴鱼头部的一个姑娘跟导演说话。忍不住，我乐了。

“导演，你后悔不啦？你吹胡子瞪眼，把人家都批评哭了！”巴鱼的嘴一张一张地，里边那姑娘说着。乐队的人和钻在巴鱼尾巴里的演员也都乐了。

导演说：“我一点都不后悔，有空还得批评你。快练吧，回头再说！”

巴鱼的嘴闭上了，歪一歪头，不情愿地“游”走了，露在下面的两只脚使劲地跺着地板……。

休息的时候，导演把我领进化妆室里，他给我唱了几段“拔网号子”，他那粗犷又有点沙哑的嗓音，唱出了渔民见到满网鱼时的欢欣，也唱出了他们在旧时代沉重的劳动重压下的喘息，像海涛，升起又伏下，而后平静了……。

这以后，我问起那个在巴鱼嘴里说话的姑娘。导演告诉我，她叫隋燕，是一个渔民的女儿。接着，他对我讲起他们争执的那件事。

隋燕是党委特意剧团挑选来的朴素而又漂亮的姑娘之一，是个影迷。岛上驻军每星期要放映四次电影，她每次都

是老早就夹着个小板凳坐到广场上去了。这本来很好，剧团就要求演员们多看电影。可是，每次看完电影导演问她学到点甚么，她就说：“嘿哟！那大闺女真好看！”导演气了，就说她：“你就光知道大闺女好看！人家怎么表演，鼻子、眼儿怎么动弹你就不学！一叫你上台还是手脚没地界儿搁！”接着，导演把说书演戏是为了宣传的道理讲了一番，她点点头，同意了。可她想了想又眨巴着大眼睛说：“反正没有漂亮大闺女的电影我就不爱看！”导演气极了，说：“你们这帮闺女就爱美！”……而后，三说两说就把她说哭了。她问导演“后悔不后悔”就是指这件事。

我听了笑笑，只是觉得这个隋燕很有趣，也没有过多的注意。我们又扯起渔民女儿的童年生活，她们大多都有一段悲惨的遭遇。

临走时，导演把隋燕叫进来，她气喘吁吁地来了。导演问她干甚么了。她说：“俺练呢！省得叫你训！”导演给我们介绍了，她爽朗地纠正导演的介绍说：“俺不够个演员，演古装的俺尽演衙役，演眼前的事儿尽装开会的！俺笨！”

往回走的路上，我心里说不出的愉快，我想着：大概象隋燕这样的人，谁接触她，都会感染上一种青春气息的吧？对了，她那健壮的身材，那在汽灯照耀下有汗珠闪光的红朴朴的脸，特别是她那双坦率地直望着人的眼睛和那光洁的前额，……她那样强烈地爱美，也许，她很知道自己也是很美的，因此，她会十分珍惜自己……

两年过去了。前几天，我随渔船出海打鱼，由于碰上八级大风，渔船“收山”避风，我又偶然来到这个岛上。

在招待所，一个年青的姑娘就着油灯给我登记，当她知道我是哪个单位的以后，她边写边说：“前几年你们那儿有同志来过，”说着她抬起头来看我一眼，惊叫着：“哎呀，是你！回来了！”我在惊讶之中猛然想起：“巴鱼舞”、“影迷”……这不就是隋燕吗！

正好，我住的那间屋子里没有别的客人，不会影响谁，于是我们就闲谈起来。她的话真多，从海岛的变化，谈到人的变迁，谁结婚了，谁出海了，讲个没完，好象她提到的那些人我全都认识似的。可是，等一等，我看着她，她脸上好象有点甚么变化，是甚么呢？呵！她那秀丽的眼睛上头，挨着眉毛那儿多了一块伤疤。从前，她那前额晶莹光洁，什么疤痕也没有的。于是我问起她来：

“你甚么时候受了伤？”

“受伤？俺多嚯受过伤？噢，对了，这儿一块，”她指指眉毛，“这儿还有一块呢！”她说，搬着脑袋，分开头发，让我看鬓角上的另一块伤疤。那块伤疤被细心梳理过的乌黑的头发巧妙地遮掩着。

于是我更凝神地听着她讲两块伤疤的来历。

去年，有几只船到岛上来装金钢沙。隋燕跑去帮助抬沙子装船。她仗着有力气，抬起二百来斤的大筐飞跑。装船要走过一架几百米长的木板桥，那是个伸向海里的简易码头。天将黑的时候，只听见脚底下“卡巴”一声，木板断了！她一趔趄，知道不好，那走在后边的老工人一声“抓住”还没喊出来，就在这一刹那，她怕砸着那个老工人，出于本能似的扔开扁担，自己就一头栽到海里去了！人们救上她来，她那光洁的前额上，秀丽的眼睛上方，被礁石碰破了。

说到这里，她笑了，问我：“你知道金钢沙是干啥用的？”我摇摇头。她接着说：“大工厂用的！大工厂俺还没见过，你准见过吧？听‘沙子客’（老人们都管采购金钢沙的同志叫‘沙子客’）说：北京人民大会堂那水磨石就是金钢沙磨光的呢！人民大会堂有多好看，俺也没见过，可俺有照片儿，你瞧！”说着就掏装在口袋里的笔记本，找寻夹在本子里的照片。我见过真实的大会堂，对照片的兴趣远不如对隋燕受伤的兴趣大。

“那还有第二次受伤了？”

“第二回，第二回，你别叫受伤好不好？叫碰着。”隋燕又把大会堂的照片收起来，说，“王桂芬你认得吧？俺岛上就属她长得最好看！俺看她总也看不够！有一回，俺跟她们打石头盖房，正赶上王桂芬点捻，点着了，叫石头拌倒了，跑不回来啦！她猫在一个山窝窝里，碎石头崩起来，尽往她一前一后落，俺就跑过去给她送个草袋子。俺俩搂着，顶着草袋子还乐呢。炸完了，王桂芬问俺：你怎么流血啦？俺一摸这儿，可不是！”

她说得就这样简单，鬓角上的伤疤也就是这样永远地留下了。以后，她又说到她怎么偷看王桂芬的情书上去了……。我呢，脑子里还响着那隆隆的开山炮声，想着那在沙石横飞、烟尘滚滚中矫健的隋燕，也没听出来王桂芬搞对象的事是不是有趣的。

一会儿，我打断她，问：“你还是那么喜欢看电影，喜欢看漂亮的女演员吗？”

“嗯呐，喜欢。”

“那你怎么会不注意自己……我说是……”我一时难以

向她说明我的意思，半截儿就停住不问了。她爱美，可是为别人牺牲了自己所珍爱的，在她却是那么自然，那么简单。

我看着她，那眉毛上的伤疤并没有使她变得难看，相反，就连那伤疤本身也闪着光辉。于是，我又想起了珍珠拜年的传说，在这碧波环绕的海岛上，我真切地看见了一颗颗闪光的珍珠。

一九六一年十一月

原载《北京文艺》一九六二年二月号，题名《隋燕》。

养 鹿 人

这难舍难分的告别不知该怎样结束……

场长、支书和老老少少的弟兄们都回去了，鹿场生活又照常进行，几百只梅花鹿在木栅栏里奔跑追逐，扯乱一堆堆柞树叶，鹿王庄严地站在鹿群中间，卫士似的昂首四顾……给马德昌老头送行的就剩下一只不懂事的小鹿，老头管它叫“没娘的孩儿”。

“回去，啊！”老头拍打一下小鹿的脊背。

“回去吧！”老头推它一把。

“你走不走啊！”老头朝小鹿屁股蛋踢了一脚。

不顶事。小鹿还是亲昵地在他身边蹭着。“哎——娇惯坏了！”老头望着小鹿说。

这小鹿确实是娇惯的，在几百只鹿里，只有它一个是自由的，没有粗大的木桩子围着它，可以在场里场外自由行走。这是一只驯鹿，由于难产，它娘当时死了，它刚落地就被马德昌老头抱到热炕头上。老头给它擦干身子，熬小米粥，寻羊奶，一口一口地把它喂活了。所以在小鹿的眼里，这个高大魁梧的山东老汉就像老母鹿似的。它总是跟着他，在一

个屋里睡觉，一个炕上，一个地下。跟着老头上山打鹿柴，钻进那茂密的山林，它也不跑。甚至老头去开会它也跟去参加，趴在桌子底下打瞌睡。有一回，老头故意开个玩笑，进了一间屋子又从窗户跳出去，藏在外面，小鹿进屋找他不着，就撞倒了桌子，撞开窗子，把老头给找出来。

今天，马德昌老头退休了，小鹿好像懂得似的，总不开他，不放他走。这使老头更增添了一种惆悵。他摸摸小鹿，叨咕着：“鹿通人性，鹿通人性！”他想给它解释解释，但又没法说通。“唉！可惜你不通人话！”于是，他返转身向鹿场里面走去，回头看时，小鹿果然跟他进来了，老头猛然回身就往外跑，顺手关上了栅栏门，把小鹿关在门里。……

远了，远了，越走越远了。他离开了养鹿场。听不见大鹿粗哑的吼声和小鹿杂沓的脚步声了，闻不到柞树叶子的清香和鹿圈特有的骚味了，鹿群打架不用他去劝，小鹿受伤也不用他抚养，割茸季节用不着他去下手，“炸茸”时候也用不着他去守在开水锅旁边……离开这种习惯成自然的生活，他感到冷清寂寞，茫茫然不知怎样生活。

远了，远了，越走越远了！现在，他顺着这条路向远处走去，当年，当他十几岁下关东的时候，就是顺着这条路走来的。

那已经成了遥远又模糊的记忆：

四十八年以前，马德昌辞别了祖坟，挑个担子闯关东。

他成了一个“窖鹿的”，起早贪黑地穿行在树林里，爬山越岭过石砬子，找寻鹿群踩出的小路。找到鹿道，汗流浹背地挖个大坑，砍下木杆，架在坑上。然后，几十个人从这山到那山围着圆圈，吆喊着，轰起鹿群。鹿从大坑上经过，就有的骑在木杆上，四脚悬空，动弹不得，他们就奔跑着上前捕获。

衣服挂个稀烂，手脚扎个稀烂，好容易他们把鹿抬回来。东家却带着鹿上京去“敬上”，得到了皇帝花翎补服的赏赐，甩着马蹄袖子，迈着八字步，几品大员似的，耀武扬威，好不神气。那时候，马德昌常常拿鹿撒气，关起来狠狠地揍它们，打着打着，他又突然放下棍子，扑到鹿的跟前，搂着它的脖子，伤心地说：“咱们是一个笼子里的鸟啊！”呜呜地哭了……

八路军头一次打过来的时候，地主跑到关里，鹿场收归国有了。当时，解放战争正在紧张阶段，政府派不出人来，马德昌老头做了代理场长。

老头巡行在鹿圈里，清点数目，回到屋里，把鹿数刻在墙上，这就算是他打给人民政权的收条。

不多久，墙上的数字还十分清晰，八路军撤走了。临走时，政府派人来找他。

“把鹿放了吧！”来的人说。

“放？放上山？叫人家打死？”老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。看看窗外，那一群群活蹦乱跳的梅花鹿是他亲手捕获的，是他辛勤喂养的，几十年的山路，几十年的风雪啊！

“地主回来，要……”

“他死在外头了。”老头笑笑。

“国民党也会糟践！”

“哼！”老头就这么一声，不言语了。

来的人在屋地上转磨磨，不知怎样说服这个倔老头。他看看老头，老头正死瞪瞪地瞅着山墙，望着那个数字，一会儿，他站起来，一磕烟袋说：“记下这个数目。”

来的人莫名其妙地看看墙上的数字：105。

“等你们回来那天再点数吧！”

就这样，马德昌老头领着十几个人继续经营鹿场，不管“中央军”来不来，该干甚么还干甚么！

开头还有点存粮，后来就吃完了。有些不坚定的人纷纷回家了，鹿场里只剩下很少的几个人。马德昌老头回到家里，把大儿子、二儿子和女婿找来，不管他们愿不愿意，都给弄到鹿场。人手还缺，老头回到家里，又把老伴的饭碗鸡笼搬到鹿场，老伴和儿媳妇，也就被他“拉伙”了。这样，养鹿的人大半姓马，马德昌一家也就成了养鹿世家。

有一天，两个中央军出了镇店，来鹿场找肉吃，马德昌老头迎着他们：“可不敢哩！眼下正配对儿，它顶人！”

“屙！小腿一擰就折了，还顶人！站开点，老家伙！”两个土匪拿起绳子杠子就进了鹿圈。

马德昌老头看他们进去，反扣上圈门，坐在墙根底下抽烟晒太阳。不大工夫，就听鹿群扑扑通通跑起来，两个匪兵叫骂着。又过一小会，没声音了。老头瞥了一眼，只见鹿王瞪着眼睛，头低了几下，后腿使上劲了……他笑笑，又倚着墙根养神。突然，“哎呀”一声怪叫，马德昌再瞥一眼，鹿王从被撞倒的匪兵身边往后退着，准备第二次冲击，另一个

匪兵挥舞着木杠子吱哇乱叫。

“有种！”马德昌暗暗为鹿王叫好。

“快开门，老不死的！”鹿圈里边喊叫着。马德昌装没听见。

“救命呀！”又一声失魂落魄的惨叫。

老头这才站起来，假装着急地奔向圈门，他两手哆嗦着，钥匙怎么也穿不进锁孔。

“快！快！”

“啊啊，别急，咳！这是怎么说的，真！”看看两个匪兵吃够了苦头，他才把门打开。匪兵跑出来，喘着气，打扫身上的泥土。

“早就说，顶人，不信嘛！咳，瞧瞧，撞的……”老头假装殷勤地替匪兵收拾衣装，心里说不出的解气。

匪兵打了他几个耳刮子，跑了。

马德昌老头给鹿王多吃了几捧豆饼。

.....

第二次解放时，马德昌交出鹿场，里墙屋上又新刻了一个数字：130。

四十八年了！四十八年的养鹿生活！如今结束了。支书说得有理，该让给青年一辈的人了，他们有文化，又跟他学会了全套本事，完全用不着他操心了。

已经是在小镇的街上。他抬眼看看，这是小酒馆，高挑着两个酒幌子，旁边是大车店，粉墙上的“车马大店，安寓客商”几个大字已经剥落不全。他望望酒幌子，想想今后的养老生活，微微一笑。

三

记不清多少天没回家了。

以前歇礼拜时候，马德昌老头总是匆匆忙忙地来，匆匆忙忙地走，从没有静下心来享受享受天伦之乐。这回好了，他不用那么着急回场，不用为鹿群提心吊胆，生怕出甚么事了。

他可以考问考问孙子的功课，可以关心关心老儿子的升学的事，可以帮老伴做点家务。快近家门的时候，老头子觉得一股温暖的气氛包围了他。

孙子的调皮的样儿……怎么？他还那么活猴儿似的吗？这孩子特别爱和鹿在一起，常到鹿场去玩，将来能成个好养鹿的！老儿子呢，他考了大学，不知考上没有？这几天要放榜来通知。原先他喜欢过一阵兽医，是不是考上了兽医学校呢？要是他能成个“牲口大夫”可就美了，鹿不是有病不好治吗？让他给治！

炕桌上已经摆好碗筷。看来，家里的气氛有点不同寻常：老伴乐颠颠地进进出出，大儿媳妇笑咪咪地拉着风匣，满堂屋的烟气蒸气……全家在准备给他接风洗尘了。

刚刚进到里屋，大孙子就把他拉着，报告说：“五叔考上大学啦！”

“真的？”马德昌老头坐在炕沿上问着刚放下一本小说的儿子继业。

继业说：“哲学系。”

老伴进来，小心翼翼地挂在墙上的布信袋里捧出录取

通知单给老头子看。

老头子没有马上看，他完全惊呆了，眼盯着继业，问：“你学唱戏啦？”

“是哲学系！”继业一个字一个字的说。

“哲学家！大脑袋的哲学家！老想问题……”孙子象是十分了然地给老爷子解释。

“别插嘴！”老头子推开孙子，依然是莫名其妙，“到底是啥？”

“是哲、学、系，爹！”继业说。

“啥意思？”

“哲学，咳，说您也不懂！”

“我能懂，你说。”

“哲学呀……”儿子思索着，“哲学是研究人的认识和客观世界……咳，这么说吧！”

老头子眨眨眼，吃力地听着，不明白！就直截了当地问：“跟养鹿啥关系？”

“养鹿？养鹿和哲学？”儿子不胜惊奇，想想说：“没关系！”

老头子一听这话，全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！他把通知单放回信袋里，抽出烟袋装烟。

继业凑上前，又想法解释：“可人人都和哲学有关系，人人有自己的哲学！……”

“我没有。”老头子叭哒一口烟，不看儿子。

“您有，比如举个例子，您……”

“别举我！”老头子还是抽烟、想心思。

“爹常说，”儿子不管他，“养鹿，对，说这个鹿吧，